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文海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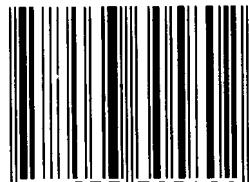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四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16031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375 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四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二)

〔清〕姜炳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

〔清〕孫從添過臨汾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四年吳禧祖刻本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

三

〔清〕姜炳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左補義
五十卷《提要》

堤出先王監	對季世以爭字	作骨
心民知有辟 以下是吉刑 辟之去正與 先王相反	一出述一失 見先王士失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葉毛昇增恭
男 墓 校

乙丑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弟平公○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
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杜解晉有怨杞因不廢喪紀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上禮也畏晉也祀爲晉昏下禮也畏楚也秦與楚好

有爭心。參書不忌而張成廉以一錢告。亂政而作九刑。法九刑。刑書告我不拔枝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十年立謗政。在四年制麥辟。鑄我之說。刑書采三代所聞見。斷獄善者以爲書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義式刊文王之德。」曰：「奇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

引神玉來復
中前憲得
一失然
德與信不
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
將棄禮而徵於書焉
以刑書雖
刀之末
小則
事將盡爭之
亂獄滋豐賄賂並行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
數收其此之謂乎孔註以今觀之不謬何

一曰無律也古者分地達國皆知國爲我土衆實我民之不生
殘滅之意故臨事議罪不須豫以告民秦漢以來天下爲一
長吏以時遷代且虛威濶遠戶口滋多故漢世陸吏專任刑
誅若信其殺伐任其噬舍必將胥怒變常安增政惠不得不
謂左補義

子產鑄刑書之意明示章程使人觀之而知避就自不同趙鞅之鑄刑鼎叔向遺書相規以爲先王於刑但舉大綱大法而其條目輕重淺深待臨時斟酌而制之又恐其無知悞犯也必先之以忠行務知七者使其遷善改過不改而後刑之然不得治獄之人猶恐未當也必求仁智兼全之吏連用三折其著矯神俱在用刑之前何嘗汲汲於刑

而以書示民。或若列爲科條瑣碎繁重。則民知有刑不生畏心。而生爭心矣。今吾子以下方歸。咎列子產。引詩提德。字將上面義政忠行等項。一齊收拾。自治治民。無不化刑。且不用何待於書。未提出文王以爲德禮。道民之法。而以改制者深責之。處夫子德禮政刑之說。相合誠子產之藥石也。或云子產以刑示人。何嘗改作。何以謂多制。愚謂子產有意教世。相其時勢所趨。而逆挽之。子產行之。自可以寬。後人恪守其書。而或過嚴。則轉非商殃出其間矯之。以寬。則黃老莊列又出其間矣。皆爲國家之禍。夫子曰惠人知其心矣。記曰能食之而不能致。知其弊矣。士文伯又言天道。蓋人君政治上與天通。今火星未出。而作火以鑄刑鼎。火感必以火應。故知火星見而鄭火也。傳引此以見子產雖云救世。實于天和。叔向雖云人事。實通天道。使子產從叔向之言。則鄭可以不災。傳所以深爲子產惜也。夏季孫宿如晉。拜荀田也。謝前年受卒晉侯享之。有加過。蓋夷邑不見討。而荀田不見辭。以加過。豆于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計。不未敢言。寡君猶未敢當謙耳。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既固。請微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莫好爲受莒之叛。邑公至晉而欲執之。藍季氏歸過於公也。季孫至晉。不持不計。而拜受荀田。韓宣范獻極口延譽。加漢

好貨厚禮而歸盡深與季孫相結而晉君喜怒惟懷臣是主復何所忌憚哉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太子求媚。」柳柳，字子柳，人名。聞之，乃坎用牲理書理盟書，詳爲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公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弟、合比欲得、代右師欲代右師，合比、處欲與寺人柳比、從從爲之後、曰：「聞之久矣。」問合比欲以，公使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向向左師曰：「女夫謂華亥也。必亡女喪而宗之。」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謂華亥也。必亡女喪而宗之。」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曰：「宗子維城母傳。」宗子之固若城傳也。女獨女獨矣，必有母懼。女其畏哉。城壞母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傳也。城壞則女獨矣，必有母懼。」

合比欲殺寺人止告太子耳。如何以得間讀至華亥與柳比知亥告之也。柳之讒何以速行亥爲之徵也。傳一用明寫一用暗寫閩人與朝十合謀而剪除異已。驅斤正人漢唐以來皆此局也。或謂伊戾與柳所以譖大子右師者一轍。平公前旣識太子之免而今又愛寺人之譖大子。佐前不能救兄今復不能爲合比解皆可疑也。愚謂平公枝忌心勝旣以疑殺子何有於臣。太子不能救兄之死何有於合比。若寺人譖人必伺其隙乘之故譖無不行。向戌之讒華亥得之矣亦曾憶伊戾之傾座或因以見成明於貴人而昧於貞已也。

江云歸教
而次乾窮明
者不萬能師
之罪

徐儀楚夫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蕡薳當在江。北淮水南而伐。徐人敗之。令尹子蕡帥師伐吳師於豫章。按今江南亳州。吳人敗其師於房鍾。吳地。按當在今壽州蒙城。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辭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相地辭不敢見君之勢固請見之見如
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
上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
降役禁芻牧樵不入田不犯不樵樹不採執不伐樹爲樵田種不樵樹爲樵
不抽屋不强勾强乞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廟壇不
人降退給下舍不爲昇主不恩賓恩志往來如是鄭三卿皆得居位小
人降退給下舍不爲昇主不恩賓恩志往來如是鄭三卿皆得居位小
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
蒐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邪我衷也若何效辟詩曰爾
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教人之辟書曰
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四夫爲善

讀左補義

子猶見之次回春子晉侯說乃逆之晉
異楚
奔疾只一過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從前大國使臣有倣
其君大夫者矣有入田樵樹采蘋者矣甚而有抽屋强勾
者矣恣意陵虐小國遇此真如盜如賊皆所謂辟也而忽
有師徒不擾雜犬不驚者安得不同聲嘉歎未述叔向之
言以見楚處之辟而得見是人傭中佼佼矣奔疾本小人
而飾爲君子其蓄心於壓紉之微者非朝夕也

徐儀楚徐大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遺洩夫。楚大夫。伐吳人。敗之。令尹子蕡帥師伐吳。師於豫章。按當在江北淮水南而接壤。吳人敗其師於房鍾。今屬四川蒙城。

144—3

括云曾不
知其子
之父
章龜
子蕩歸罪於
遠洩而殺之。冬叔弓
叔弓一時甚
人未嘗明年
如楚聘且弔敗也。
叔弓弔敗則杜云不告非實
胡楚之辱實
今日格之

獲宮庶尹棄疾國章絕之父子蕩歸罪於薳汭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浦不書畧夷狄也。舊傳且弔敗也。叔弓弔敗則杜云不告非實。

薳汭伐徐。吳救之。罷。使薳汭一意攻徐。乃逗遛。乾谿不進。吳人偵得潛師攻之。遂敗罷師於房鎮。其師者罷之師也。與薳何與。而歸罪於薳。充誠也。故經書。薳汭伐吳。以正之。以見罪之在罷也。可。亭謂傳不足據。誤矣。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匵曰：「士匱相士鞅遊諸河禮也。」士匱晉大夫相爲介得敬逆來旨之禮疏云：士匱晉侯許士文伯宏撫文伯字伯叔與范宣子同族同名。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北燕伯三衰諸侯復該。補注傳見晉

晏子曰不入燕有君殃民不戒吾君賄左右諂誤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爲明年鑒

北燕伯爲其臣所逐。齊景欲聲罪致討也。請於晉。晉未嘗以一旅助。乃毅然伐之。欲納其君。豈非義舉哉。然君好賄。左右諂諛。猶之晉也。

經
丙寅七年春王正月質齊平往迎暨與也故與齊平前年久
來伐冀則無與事故不重言燕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將适適楚故叔孫婼如齊
舊好○婼執幣如子靈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虢齊平齊求之也杜解齊伐虢人賂之云下文久次而不行即是求之狀燕知其意而行成耳補注諸家從魯梁作魯降齊不劉氏折左氏齊求德成爲一師今已以下至齊燕行成之事以合其義已齊侯次于虢荀爽注說蓋不遠後文有滅齊平之語矣

則必矣前說
臣見其不可
逃後說必見
其所當執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謀。謀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圉牛曰圉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閭。大

也聞蒐也未嘗有逃亡者當大蒐其衆以執之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儀區刑者皆服虔云僕憲也區區也爲之法曰盜所隱器盜所得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司是無器也按盜匿王宮則所執逃臣也無執盜之地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按陪臺者若皆放尤而逃王事無乃闕乎背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則無以執役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翫藪集于翫藪如魚故夫致死焉入於城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按置監卽爲盜是二文之法若有所取是言則當而卽盜盜有所在

自古無道之主其性與人殊然却有容人所不能容楚靈
其一也當會就時設服雜衡孰糾其誤况在本國之僭妄
無字直斷其旌未嘗不畏之及卽位而謂戴無貳心又朱
嘗不感之其後執亡臣於王宮指斥不怒讀者以爲遂共
歎欵之時而不知上文一段已有以奪其氣而綏其交也
無字說到王卽是這想見荆楚直臣大有國初鬪拳之風
而苟更傳承後世臺臣無此諫章靈竟自認爲盜戲言作
結自古從諫莫無此風致

楚子成章華之臺廟與諸侯落之官宦始成祭之爲幕疏云
請公嘗上焉
自云見十
舊不需索不
爲無名

來弗敢失限而致諸宗祀。言奉成公此日我先君共王。孫氏曰字無謂盟以嘗人不恐有誤。引領北望日月以黃執魯傳序相授於今四王。共之靈則成公郊廟也。非也。是襄公二十八年靈王矣。嘉惠未至。襄公之辱臨我喪。如楚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故社稷之不皇。暇也。言有大以夫聘問。如楚既聘。則公親至也。其先君鬼神實嘉願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蜀復有

讀左補義

四

問行期問魯見。俟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脫請也。欲解同成公。公將往夢襄公神。宰道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過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賓祖。召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陳傳言公從楚之不得已也。鄭伯勞于師之。采鄖城。孟僖子仲孫綉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下爲。不能。相禮張本

此時晉平失霸。季孫無君。楚何求。不得晉。何事不從。固無待。城臣之敢舌也。而傳叙其言。以見彼以得晉侯爲能。則猶有不敢輕視。望圖之意焉。前此取鄖之。恕。叔孫幾於受戮。今愛莒之叛人。敗莒之帥。明與楚忤。且不會于申。而晉

於吳爲楚之師國，則此來微。朝勢甚惱惱，祖道有夢，衆議莫如而季孫不一言。早委君於楚矣。僖子賢大夫也，何至不能相禮。答郊勞蓋益仕之初耳。季嘗如晉以知禮，受加邊乃已。不輔行而委之於未經更事之僖子，明使之辱其君且貽售信子而季則安坐俟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大公因衛惡。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不宣如魯地，降喪也。日食於不葬之末及降喪之始，乃怠故禍在如魯地衛大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葬喪疏云。周禮在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注引。新木蕪也。郊大火，宋也。反齊星鄭也。己鶴尾也。亥鶴首也。秦也。中實沈晉也。西大梁趙也。戊降喪祭也。亥職紫衛也。子元馬齊也。丑馬紀吳越也。庚營之次。一名豕韋。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吳聽於衛而其辭禱。大告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

請左補義

十

讀左補義

十一

季孫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或曰：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也。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口食之災，魯衛苗之晉侯已。是心安，故問及小雅日食作談經之快。士文伯以三者相告，直是頂門一針而瘡癆無甚痛癢，知其不足有爲也。

晉人來治杞田。前文叔孫不盡歸今公適成孟氏邑。本杞田，拔杜謝息，脩之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望耕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喻小知爲人守器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勤我不忠也。季孫曰：君

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

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吾與干邑子何病焉？僻以無山與之萊柞。二山終反，乃遷于桃。謝息

人爲杞，取成。陳傳。傳言季氏。

事不待公命。

公方在楚，而晉治杞田，將取於季孫也。是晉人無公也。季

不請公命，不待孟歸而擅予以成。季氏無公亦無孟孫也。

謝息爲孟氏守受桃與二山，是上下交征利而不知義也。

大夫專政之極而陪臣將執國命之時也。公朝楚而不告

於晉，因復治杞田，故善事大國者莫如子產。經不書爲宿

所諱，不使晉故史無文也。

讀左補義

十二

卷三十六

昭公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也。使長鼈齧也。○者相。欲先齊好以大屈。好之陽既而悔之。遠。召。遙。開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傾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傳

差舉不信。

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葬。山川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鲧于羽山。按今山東沂州東南。其神化爲黃熊。

并見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時

作

此

病猶俗

論黃龍則字游移歸州田則譯唐
块兩相映照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六

三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六 嵇公
者相反耶。夫諸侯僭禮不獨一晉。晉僭天子不獨夏郊然。卽不能正之。豈可從而導之。子產亦導之矣。况此時轉起意在州田。子產豈不窺破。反州田足矣。何必以夏郊阿之。蓋世故過於周旋。大義不無離合。雖賢如子產。不能免也。全謝山述韋昭之說。謂崇伯失禮。與晉無與。是爲淫祀。夏郊而晉代祭。是爲逆祀。以貞子產不爲過矣。
兩節絕不相蒙。而合爲一篇。蓋始終一州田也。豐氏未有大功。而忽賜州田。韓起之請。早爲取州之地。此意豐氏知之。卽子產亦喻之矣。印段既卒。韓子逆客私語。囁嚅以爲遺我州田。此日也。然當晉君寢疾之時。在臣子當以此爲先務。黃熊之間所山來乎。子產姑就厲鬼二字。畧高一層。

得詩烟于廣
人之義
孫云批攻三
句甚拙然却有妙
有致不鏗鏘而妙却有至理

美然而無性
狀弱雄

聊猶世俗之見耳及歸州田曰不敢闇於君私致諸子隙然聽其若何處置以遂夙心乃以易原則無取州之名而享州田之利兩家不得爭子孫可世守作用極巧夫夫也見利不顧其君矣尚得與之進藥石之質言謝祭法之正典哉故隨時問隨答可也
鄉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鄉殺伯有言其鑄刑書之歲三月在前或夢伯有介甲也而行曰王子余鬼至鑄刑書之歲三月在前或夢伯有介甲也而行曰王子余將殺帶也卿帶助子晳殺伯有明年壬寅此年正月余又將殺段也劉段曰公孫及王子卿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月子產立子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子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

卷三十

六 瞄公

其政炳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則其用極則其政精極其族又大所歸厚矣。良嘗魂魄所則甚衆多其族又大所歸厚矣。憑者貴重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

全謝山曰子產立伯有于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
甚當伯有乃子貞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予孔名
純門之師乃是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爲說則
崔慶禦郤孫甯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爲厲
也予嘗謂漢人識韓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
雖子產不免也或謂子產原有存亡繼絕之意故因而立之按曾叔霍叔未周立後葬仲之立率德
改行故也子產終屬私意此以無義二字作主若死於義則心理不
滅其神昭明以淫昏之伯有死而爲厲故子產之圖說在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六

古

此而趙景之致疑亦在此鄭人相驚以伯有亦鄭人自相驚而伯有遂者乘之殺帶殺段國人愈恐則伯有益張或云帶之死當是鬼前知二子死期以恐國人或云人知此二人將死故托妖夢以恐愚民皆未可知不然罕與豈助子胥者豈止此二人何以不皆殺之也一路寫來無限驚愕而以乃止二字咄然收住一若子產獨有冥契連鬼神亦機權在手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程子歎其最得鬼神情狀祭法有厲祭而後世卿國郡邑皆立厲壇爲無主者之祀職是故也適晉景子問之想此事喧傳道路遠播鄰封十分驚怪而子產說來却極平實匹夫匹婦一證乃見取精用物懸空論鬼俱整整可憑

宜陳古制
免死二語

軍機處子
悅父見弟
順二皮教
至殺子皮
弟子差幼
陳也

子波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前
出奔公孫鉶之子罕胡也。三十一年爲師。齊師還自燕之月。
在此年罕胡殺罕魋。子皮弟疎云。公孫鉶子展之弟展生子
父是罕胡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子產曰。君
之霸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鄭違從大夫之位。謂以
者降位。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一等。罪多則一等。古之制也。朔干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馬師職僕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夫。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歎也。使從箕大夫。爲子
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箕解嬖大夫下大夫。今從下大夫。是但降一等。也。朔本亞大夫。

子產爲政九年。強族猶至相殺。可見治節之難。卒志在睦鄉而于命殺人者。使之從政。此小人愛人以姑息壞法。故也。

卷三十六

三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駐，晉不禮焉。庇其賊人，孫林而取其地，威故諸侯。」或詩曰：「鵠鵠在原，兄弟急難。」鵠鵠，鵠鵠，鳴渠也。飛則鳴行則。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舍。又曰：死喪之成。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弔，恤也。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君。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士卿如衛弔。且追命。哀策。襄公曰：叔父公謂襄公。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信。余敢忘高圉亞圉。高圉，生至圉太王。亞圉，父之祖也。陳傳言。孔史記。周本紀。國公劉。宜孫之孫。

周衰諸侯多不待命而自立。按二國遠祖其族姓，但不敢忘。况衛爲文王之後乎？杜氏注

子草弱力方載等六人

音悼。功方熾。曉林父之逐。君立劓則苟偃之謀也。及

公墮謬置衍於夷儀則士匄之謀也迨剽弑衍復乃執其

說南宮敬叔何忘孟懿子皆僕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勿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僕子可則效已矣

此於僖子歸自楚之後，深病不能相禮。統叔一生學禮工

夫只二語已盡。至其將死。講學已成。其曰禮人之幹。無能也。

無以立。一言而盡。其要而體明焉。不可見。因分三之。始能成。

無以立。一言扼禪之要，而體用無不包舉。因命二子學禪，於是入達矣。

於聖人推及聖人先世皆深於禮者之言也夫平仲若禮

不足知仲尼。僖子學禮，有以識孔子三宗，多以富厚遺子。

孫而信子以飾事仲尼爲式。豈非草然君子可明教者乎。

而作二少的事，但后得大幕，豈非卓然君子可則哉？

故此及僖陽傳左氏言仲尼必點師事之人蓋仲尼以前

君師之途合仲尼以後君師之途分師道著而後春秋之

左補義
卷三十六 昭公

君道明萬世之君道立

獻子周荊士單靖公之孫，親用驛客。冬十月辛酉襄公之族

周之子塊公之孫。新用馬也。冬十月辛酉葬之于公頃。殺獸公而立我。公。祿公。

之父叔處公而立成公弟少子

弑立於王都之內天王不問何有於列國

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

子衛侯武子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名異，民心不整，政教事

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時，民心不壹，殊無事。」

不類易不參官職不則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

燕居息或憇。梓事國詩小雅。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

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凡歲取歲星行一次也

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辰申至癸也

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女也。公曰多諦寡人辰而與
私焉。東南隅有辰大火謂之辰夕也方有辰十二

謂辰星林其義莫同何者謂之辰所以告我對曰

卷之三

用向括謂此
以發公之間
謹云妙于
論父異春秋
不言事應其
亦如此

序不羈易，官職不則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慄慄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凡歲取盈，星坐行一次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四時日謂用至終也。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孔疏東南商火有辰，又曰方有辰對曰：莫其義，某詞某句謂之辰耳，以告君。

經 144—9

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以紀之，故以配日乙亥云。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紀之。

士文伯以古驗之術。引其君以當道。欲公信其言而求弭之方也。同始異終。專就人事言。同一事之始。而或賢或否。各異其終。賢者憂勢以消變。否者安佚以召災。不可預定也。原只在前篇後一段內。特約言之。燕燕居息四字。盡晉平一生而六卿亦復如是。其憊悴憂國者。總無尺寸之柄。就異終上分出兩種人。而一戒一法昭然。公但問六物。已全無省身意。故欲其多語。却以兩言盡之。若曰。如與論人事。斯時弊攻。劄竹難盡也。豈直多語已哉。士文伯萬進謫言。其人品非諸術士所及。

讀左補義

大到

讀左補義

四

十一

○猶音周立反

亡也。蓋康叔見夢之時，一圉一苟，若交手相付，不良於足，益襲於夢，亦康叔陰爲主，非人力也。

康叔見夢之時，一圉一苟，若交夢亦康叔陰爲主，持井人力也。

子相

子其建之庶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輿於夢武王所用也。其從何爲大抵取參協朕卜筮於休弱足者居誠則偏弱君其志初九爻辭禦躬居貞塊明帝之微管寧曰弟相利居自昔以居明爲利也侯主社稷廟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懿利居元吉

此微孔竹子
高重公知以
策陪臣以
胡咲時生
之日元朝
未生先有文
示相元之
空中載筆
靈空
翊定坐名
元道司方士
而燒真子云
故以著燒立
嗣之鄭重

亡也。蓋康叔見夢之時，一圉一苟，若交手相付，不良於足，筮襲於夢，亦康叔陰爲主，持井人力也。

康叔見夢之時一圍
夢亦康叔陰爲主母

字相

行 14

道此時得奉
所以益人車
也

歲在鶴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歲項氏以歲在鶴火而滅火
神所在必昌鶴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減謙之歲星天之貴
項水德故以此年終謙其族也故知滅亦如之今在析木

之津析木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歲星天之貴
蘿蓋木之津劉玄曰天河也猶將復由盤庚若賴木之由
旁生條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自幕舜之
至于瞽瞍無違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寅德於遂蓋於
之興存舜之後而封虞世子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
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
祀虞帝胡公萬世之後也事周武王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
帝賜姓曰嫡封諸曠紹舜後兩盛自幕先